

◎家庭纪事

父亲的春节

□张建民

白驹过隙般，时间过得飞快。腊月刚到，勤劳的老父亲就开始张罗，为让全家过一个丰盛的年尽心准备。

父亲请来村里的屠户李老伯，将年猪杀了。这头猪是父亲自己养的，没有用饲料和添加剂。父亲极其仔细地将猪肉腌好，加工成一串串腊肉挂在屋檐下。他在电话中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：“家里的那头猪的肉一点都没卖，全部做成了腊肉给你们留着，实实在在的土猪肉，香着呢！”父亲精心喂养的十多只鸡，一部分被处理成干货。他在电话里头说：“这些鸡肉质地细嫩，滋味鲜美，都弄好了，等你们在老家过完年后带到城里，可以慢慢吃。”父亲还说，“夏天的时候我花了很多工夫，掐了不少芝麻叶，在开水锅里焯了去掉苦味，又在阳光下晒干，质量可好了，在城里面可买不到这样的稀罕物。”

听到父亲电话里面一遍又一遍的召唤，让我为之动容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平时真是对父亲关心太少。所以一放假，我就带着妻子与儿子早早回老家。老父亲迎着刺骨的寒风，在村口急切地张望。远远地，我看见他那单薄的身影，如同冬天里一片枯叶，一瞬间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等车开到父亲面前，我赶快打开车门喊一声“爸”，父亲开心地笑了，幸福地将孙子抱起来。精神焕发的父亲高兴地说：“这下子可好了，总算把你们等回来，我就不需要每天都打电话了！”看着父亲的高兴劲儿，我心里也像喝了蜜一样甜。

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要我写春联。虽然他当了一辈子农民，但也是高中毕业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记得小时候每到春节，村子里的人都喜欢找他写春联，这个时候家里面总是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我说：“爸，还是你写吧，我的字比不上你。”父亲却说：“我老了，该轮到你了，要不咱爷俩合作行不行？”我点了点头，父子俩一块忙活了几个小时，终于大功告成。当喜气洋洋的春联贴在老家门上的时候，父亲忽然想到了什么。他转身回屋里，取出来一些材料，准备动手扎红灯笼。看到这儿我笑着对他说：“现在大街上卖红灯笼的随处可见，买一些回来算了，这样省事。”父亲说：“制作红灯笼是我的拿手好戏，虽然很多年不动手了，但仍能做出来，而且自己做的东西装点新年，会更加有意义。”儿子这个时候开心得一蹦三跳，叫着嚷着要跟爷爷学做灯笼。

当做好的大红灯笼在院子里高高挂起时，欢欢乐乐的节日气氛弥漫了整个老屋。年越来越近，年味越来越足，父亲变得越来越忙。俗话说腊月的父母儿女的年，能够回家陪自己的父母过年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

◎往日情怀

老家的雪

□韩国强

夜幕降临，雪越下越大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白皑皑的世界呈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搁笔费评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我推开书房那扇窗，一股梅的清香扑鼻而来，使五脏六腑霎时妥帖下来，斗室内的燥热也因了凉风的侵入而变得温润起来。凝望远处天地相连的美景，看着万家灯火的温馨，我甚至没有理由再用那些凡尘琐事来困扰自己疲惫的心，更不敢“庸人自扰”。

我踏着无人走过的松软雪地，留下一串属于自己的深深脚印。蓦然回首，眼前幻化出一个童年的世界。

记忆中也是这样的冬天，这样一个有雪的日子，雪地上两串顽皮的小脚印互相交织、重叠，我屁颠屁颠地跟在二哥身后，还有我俩一起堆砌的那个丑小雪人……此番情景促使我想再造一个那样的小雪人，于是童心大发，动起手来堆雪人，全然不顾自己已年过半百。雪人堆好了，仍是我心中那个冰清玉洁的样子。雪人旁，我犹如孩子般爬滚在雪地上。想起童年，想起生我养我的家乡，心里便多了一份踏实。

远处，一颗雪松傲然挺立。再望望那株傲立雪中的红梅，不觉精神一抖。好美的雪！更有那美好的松，美好的梅。大自然原本就是一种天造地设的完美。存在于景致中的人，只要认认真真做实实在在的事，放弃私欲，便没有了许多烦恼和累人的心机。

就这样幻想着、徘徊着。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一看是二哥的电话，竟有些哑然失笑。难道是冥冥之中心有灵犀？随之接通电话，二哥说他虽然在南方的艳阳里，今夜却很想念北方的雪，想念家里的老屋，想念我俩一起堆过那个雪人，还有我俩一起干过坏事后，被父亲大声训斥的日子……说着说着他像孩子似的哭起来，电话这头的我也泪流满面。

◎乡村风情

□朵朵

儿时的冬天，会下很大很大的雪。清晨推开门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一脚踩下去，棉鞋就深深地陷进了雪窝里。雪厚厚地落在树枝上，风吹过，簌簌地落。仿佛前世今生所能拥有的白，一夜之间到来，把房屋的飞檐、满是冻土的院子、荒凉的树枝、臃肿的麦草垛一一覆盖，只留下黑色的墨线轮廓。雪把乡村，变成了一幅水墨画。

妈妈和奶奶每年都要养一头猪，春节快到的时候，会在大队里一个空场院杀掉。那个场院，热气腾腾的。红薯打成浆状，通过一个漏勺，下进一口滚烫的锅里，就成了粉条。把粉条捞出来，挂在一根棍子上，晾在檐下，冻上，就是粉条的制作程序。粉条制作过程中，就有人直接拽一点放嘴里吃了。彼时，村里一群群的人，都聚集在这里，做粉条的，下粉条

杀年猪

的，看热闹的，熙熙攘攘。一大群男人，把要杀的年猪追来赶去，几个人摁住，就有人一刀下去，戳在脖子上，血喷涌而出；及至猪杀好分割好，大人把猪膀胱吹成气球的样子，给孩子来玩。猪的内脏会被丢进粉条锅里煮，场院里到处都冒着腾腾热气。粉条锅里的热气，人们呼出的热气，被寒冷冻成一团团白雾。

猪杀过，家里就会煮肉。一口大锅，架在煤炉上，肉香四溢。窗外是纷纷扬扬的大雪，门关上，屋里一团温暖。邻居的妇人此时也会聚拢来，纳着鞋底，闲话家长里短。这时，过年的气氛渐渐浓了，窗上还会贴上红红的窗花，与窗外的白雪相映衬，那么暖，那么美。

又到春节，与妈妈聊起这些旧事，仿佛剖开了往事，一团热气，带着熟悉的暖，还有在岁月里发酵的复杂味道，散逸到空气里。

把春天请到家

□郑曾洋

放寒假了，从学校冗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，尽情享受假期生活。尤其是午后，捧一杯清茶，执一卷好书，躺在阳台的躺椅上，阳光洒落肩头，心情欣悦。看一会儿书，起身在阳台上踱步，却感觉这偌大的房子里少了些什么。

到底少了些什么呢？我走到窗前，目光投向窗外，外面的大平台上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给她精心侍弄的花草浇水，绿叶红花，一下子跳进我的眼帘。

是春色！我的房间里，缺少的不正是这生机盎然的春色吗？

不是我不爱养花，平时吃住在学校，没有时间侍弄，家里确实没有养花的条件。现在既然到了假期，何不养几盆花草，把家里装扮得春色宜人？

说干就干。我先去花卉市场上兜兜转转，名贵花草我是不会买的，我主要搜寻那些物美价廉好侍弄的花草：仙人掌、三角梅、蝴蝶兰、芦荟、文竹、杜鹃、玻璃翠……价格便宜，绿意盎然，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开得正艳，把它们“请”到阳台上，屋里一下子活泼起来。

趁着回老家探望父母的机会，我又从老家带回几株花草。母亲爱养花。母亲患病前家里一年四季花开不断。美人蕉、鸡冠花、大丽花种在院子外，院子里种的是台湾竹、扶桑花、仙客来、玫瑰、蔷薇、月季等。母亲最喜欢的是那株年年花开满枝的玫瑰，她常常摘些玫瑰花做馅，做糖饼，偶尔也晒些玫瑰花来泡水喝。现在母亲因病无法照料它们了，就指挥着父亲每天精心打理，我家仍是春色满园。我从老家不仅“请”到几株喜欢的花草，还顺便带回几个盆盆罐罐，以及适合养花草的泥土。

趁着放假后到朋友家串门，我又向喜欢养花的朋友“要”了其他品种的花草。一个崇拜陶渊明的朋友，养了十多种菊花，其中有个品种叫“蛇头菊”，开的花是豆青色的，花瓣细长，如同蛇吐出的信子。这种菊花不容易见到，我一下子就相中了，好话当钱使，又允诺一瓶好酒，才如愿以偿“请”了一株回家。

在我家窗台上搭起四层花架用来放花。墙角的文竹被摆在花架子上，层层叠叠，像绿色的瀑布倾泻而下。这两天，长寿花和蟹爪兰依次盛开，再加上已经开放的三角梅、蝴蝶兰和米兰，特别是米兰花的香味，在屋子里弥漫，让人感到很清爽。看着屋外数九隆冬寒意凛人，又看看阳台上花草摇曳春意盎然，我不禁得意地对妻子说：“看，我把春天请到了家里。”

